祖堂集卷第二　　從西天第十七至三十三祖已上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羅閥城人也刹利
姓父名寶莊嚴母名芬陁利幾生解語分明曉
了為母說法既得羅睺羅法行化至摩竭國見
一童子手執銅鏡而來師問曰
子年幾耶子曰我當百歲師曰汝當無智看汝
切少荅曰我年一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
正當百歲師曰子善機也子曰佛偈云若人生
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
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問曰汝執此鏡其意云何
子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
眼皆相似其舍父母見子言異則令出家師為
度脫領詣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
殿角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師曰彼風鳴耶銅鈴
鳴耶子曰我心鳴耶非風銅鈴師曰非風銅鈴
我心誰耶也子曰俱寂靜故豈非三昧師曰善
哉真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真法要善識諸佛
義乃命付法以偈告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
起緣種不相妨花菓亦復然伽耶舍多聞師說
偈及受法藏心生敬重頂戴受持師付法已即
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攀其樹枝尋則滅
度焚其舍利則在樹側不可移動則就本處豎
塔供養諸天散花而雨寶衣用散塔處時當此
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年辛酉歲矣淨修禪師
讚曰僧伽難提　莊嚴王子　迯城九重　入山千里
乏俞井金　義詳終始　理屈於師　忽窮自已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竭國人姓欝頭
藍父名天蓋母名方聖年至十二得僧伽難提

法行化至月氏國大作佛事有一波羅門名曰
鳩摩羅多心信外道不受佛法師至波羅門家
為說大因緣又為說又狓因緣於時波羅門聞
師所說而生歡喜欲求出家師與出家受具足
戒令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有種有心地因
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時鳩摩羅多
聞師說偈心生歡喜當自安樂師付法已即從
座起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
眾拾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五主
成帝十四年戊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伽耶舍
多幻會佛栰手執寶鏡血難提師內外絕翳眉
目無虧風颸鏘韻非我是誰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月氏國人也初遇
伽耶舍多得法行化時至北天有一大士名闍
夜多而用油塗足過進諸國遙見伽耶舍多作
礼問我家父母心常供養亦求佛道未嘗是何
因緣長縈疾苦又鄰家合常行凶殺一不樂修行
而無所患此二事實未曉之唯願慈悲為我解
說尊者云業通三世如影隨形積善餘慶積惡
餘殃聞說歡喜志願出家乞師納受既攝受已
便權道果師乃命付法而說偈曰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師付法已
於座上以爪剺面各分兩向當此處分有大光
明照大眾已寂然滅度時當此土王莽即位十
八年壬午歲矣淨修禪師讚曰鳩摩羅多大盤
正管蒙師為訣秀發無散李非鍛鍊肯藉鎚鉗
一捐拈出人天礼贍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鳩

摩羅多法已行化至羅閱城遇一頭陀名婆修
盤頭六時礼佛少欲知足長坐不卧一食而已
尒時尊者問大衆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衆曰
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師曰
此是道耶衆曰誠如尊說師曰今此頭陁不久
當墮與道懸遠心有所求不名爲道衆曰師如
何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
不知足亦不貪欲尒時頭陁聞師所說心生歡
喜說偈讚曰稽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礼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慢而不違
雖怠而不燥 我今遇寶尊 和南依師教 師見說偈已
師告曰 如来以正法眼付囑迦葉 如是展轉乃
至於我我今囑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
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闍夜多祖 格高貞古
錫有六鐶 用無半卧 言下不生 何處不普 垂手
入鄽 他方此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姓毗舍佉
父名光蓋母名嚴一師得闍夜多法行化至那
提國而其常自在王言論丈有一使者乃奏王
曰百萬象兵至于南五王曰此事非必如何拯
護師曰大王莫愁令第二太子摩拏羅輕喝一
聲大王則令太子喝太子奉王教詣南至城南
便舉左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象兵倒地不復更
起王見此事深自歎訝願師攝受度脫出家命
聖受戒尒時太子偈讚曰 爲攝百万象 鼓腹作神通
[illegible] 第二張 命

一切諸宮殿無不震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
猶言父母辭而出於家火今時尊者則領太子遊
行化遵津騰法幢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泡幻同無导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師入之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殤帝九年丁巳
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婆修盤頭修行不卧雖歷
辛懃翻成懈惰回指見月逢歌拍和泡幻無㝵
憲情無過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姓刹利帝
名大力尊父名多滿亦名常自在具如寶林傳也今時
摩拏羅告鶴勒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
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說偈言
心隨万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九主桓帝十八年
乙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辯搭降象自在王子
雷震塾門邪師失齒神運六通道風千里聲色
恒真何須聽牙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月氏國人姓婆羅門父名
千勝母号金光具如寶林傳也今時鶴勒告師子曰我
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
化當國有難刑在汝身汝受吾教而聽偈曰
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此師滅度時當後漢第十一主獻帝十九年己
丑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尊者鶴勒上德不德
任性縱横裁言奇特功高二儀名宣萬國稽首
歸依祖林荅㫖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姓婆羅門具如寶林傳也今時師子告婆舍斯多曰如來以正法

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此法弃
僧伽梨衣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而聽
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
見即于今此師還債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
帝己卯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師子尊者人天仰
與靈裏松青雲間鶴若論殺繞聲法輪高駐挂
拉邪徒悟真來去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
門父名寂行母号常安樂夜夢神人手執寶鏡
付常安樂因此有孕滿月產下生子六手常拳
似執物從此出家證果得法行化至中天竺國
廣化群迷次第遊行至南印土有一國王名曰
得勝常崇咒師不信佛法咒師奏王婆舍斯多
不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去聖問其異事若答
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大王有一太子名不
如密多則向王曰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感
德不用試之王切齒呵責則囚太子王乃命師
師則赴命王不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國之中
無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師曰此國之內
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已
千二百年師今七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傳
教歷于二十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
亦有信衣名僧伽梨衣現在囊中取呈大王王
雖見傳法袈裟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
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
氣馥火爐衣存王覩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
此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 時太子被囚深宮並不得食乃云
我爲法故入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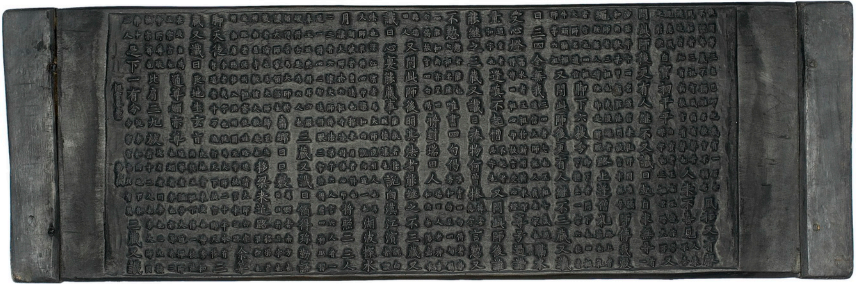
[illegible]章 普恭 玄

入口未如甘露食了輕律乃作是言我若出宮
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出家師云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太子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
言不為不為何事太子曰我所不為不為俗事
師云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當
為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
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便證道果乃命付
法而說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
真性無道亦非理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
一主元帝八年乙酉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婆舍
斯多久離攀緣未遂作者終不開拳傳同衣鉢
度物橋舡當心妙見豈假言宣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國王太子
正名得勝（具如寶林傳也）尒時不如蜜多告般若多羅曰
我持此法屑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而聽
吾偈言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
孝武帝戊子歲矣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
王誕慶高達宮嬪逈悖道行佛法摽梁王臣瞻
敬洞鑒嫱妍祖堂金鏡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土人姓婆羅
門父母俱喪亦化菩薩而作佛事得不如密多
法行化至南天竺國國王剎帝利名香至師回
赴王齋文諸聖盡轉經唯有師不轉經大王問
師為什摩不轉經師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
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万億卷非但一
卷尒時大王賜師一珠光明離然（具如寶林傳也）是化
般若多羅告達摩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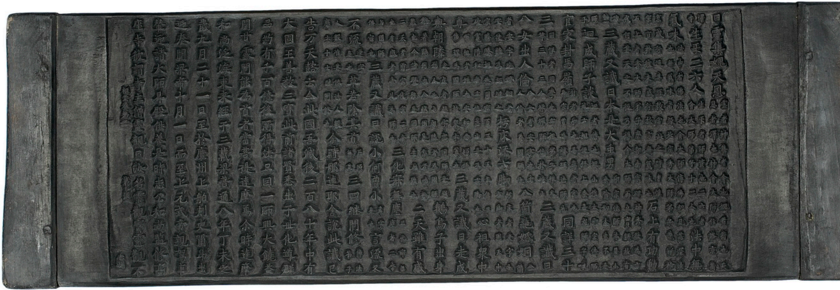
祖堂集卷第二

於汝而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因理 果滿
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般若多羅化火焚身時
當此土宋第五王武帝孝建四年丁酉歲矣淨
修禪師讚曰般若多羅 幼名瓔珞 父母淪亡 東
西盤泊 一曉龜毛 恒兆水涸 果滿菩提 道源遼廓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者南天竺國香至
大王第三大子也得般若多羅法般若多羅乃
告曰汝今得法亦莫遠化待吾滅後六十七年
當往震旦大施法藥汝勿速去當有難起衰於
日下達摩問曰我去彼國行化有菩薩不師云
彼國獲道者如稻麻竹葦不可稱計吾滅度後
六十七年各別者人此國留難水中文布自善
降之汝至彼國南方勿住彼國天人不見佛理
好作有緣而愛功德汝至彼國則出不住聽吾
讖曰路行跨水復逢羊路行言未也跨水者過海也復逢羊者洛陽也
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過海而未初到廣州大普通八年丁来歲入梁國獨自恓恓
暗渡江獨自者無伴侶也恓恓者昔恓也暗淺江者梁武帝不悟大理夔容不言師知
機不契則潛過江向北魏國也日下可憐雙象馬日下者京都也可憐者好
雙象馬者志公傳太士也兩株嫩桂久昌昌兩株者二木也二木是林字也
嫩桂者少也則是少林寺也又昌昌者九年面壁而坐大行佛法也達摩又問師
此後更有難不師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
小難聽吾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心中者周字也外頭凶者
周王無道滅佛法也川下僧房名不中川下僧房者俗号僧房為邑川下邑
為邑字也後周文帝姓宇文名奉邑不中者後周沙汰滅佛法為遇毒龍生武
子毒龍者武帝父王也生武子者生武帝也急逢小鼠寄無窮小鼠者庚
子也周武帝庚子崩寄無窮者盡滅無也又問此後更有難不師云
吾滅度後一百六年有小難父子相連亦當不
久作一二三五歲當此事過以有人見其意吾

不能明略尚讖曰路上忽逢深處水路上者李字也深水
者淵字也唐高祖諱李皇帝也李名淵也等閑見虎又逢猪字闌見虎者寅
也唐高祖戊亥年谷拉也又逆猪者亥也高祖丁玄年癸小小牛兒雖有角
山小牛兄者高祖益德四年九目日有前並上
太史今情并生是黄巾黨共行習達上未慶佛
法手十有一衛大略而古釋經是掖國碓家來
開益丗諸胡佛那叅遲遲天法凡是沙門放歸
叅持則國家昌秦李孔數行矣高祖紬弃秦書
乃下語問諸法門曰奔又母璋與去看臣花服
剎在何閒荃在何情拉益二宜諸動沙釋皆有
琳法師上太得延五年高祖葛太宗荅任弄與
佛法奚具如別傳言半角者正當拄鉤西無害耶是清溪龍出摠須輸清溪
者山名也龍者琳法師讓法之龍前今傳齊菩邪見之徒拙須依也又問師於此
後有聖人出不師古林下見有一人當得於道亦
菩提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震旦者唐國也無別
路者傳有一心之法讓大師化導知此也要假姪孫脚下行孫者今時傳
法弟字也金雞解銜一顆米金雞者金州也達師是金州人也一顆米者惠
馬道一江西馬祖名道一供養十方羅漢僧讓和向皆法尚道一故言供養
十方者馬和尚是讃州十方衛羅漢寺也家也
達磨大師同學兄名佛
大先此佛大先是佛馱跋陀羅三藏之弟子佛
馱跋多羅復有弟子名那連耶舍於南天大化
後来此土東魏高勸鄴都尚五戒優婆塞万天
諮譯出梵本尊勝經一部万天諮問彼天有菩
薩傳教不那連耶舍答曰西天諸祖二十七師
悉說此法名般若多羅亦有弟子名菩提達摩
至此土後魏第八帝諱詡大和十年至于洛陽
少林寺化導至九年示滅經于一十五年矣又
問此師後有人能繼不三藏讖曰尊勝含藏古
尊勝者妙智也古者可大師今有與高之性性被顏擬種之表現了故言嵩也無胝亦
有胝胝者手也可大師求法斷臂也龍来方受寶龍來者初祖西來也方受
實者二祖傳法捧物從嫌名捧者惠也示名神光從遇達磨嫌之政名言為惠可
又問此後誰當繼此耶三藏讖曰初首不稱名
祖堂[illegible]第二



問此師後更有人繼不又識曰起
又問此師後更有人繼不三藏又識
受心燈
能繼之三藏又識曰捧物何曾捧言惣又
不惣
唯書四句偈
將封瑞田人
又問此師後明其法者能繼之不三藏又
識曰心裏能藏事
説向漢江濱
湖波探水
三藏又識曰領得珎勤語
移梁来近路
三藏又識曰良地生玄旨


三藏又識日本是大虫男
迴成師子訣
官家封馬嶺
三藏又識曰
八女出人倫
拐床添六脚
三藏又識日走成
鵝鳥子出身
二天雖有感
三化宗無塵
三藏又識曰說小何曾小
不流
草若除其首
三四継門修
介踐那連耶舍說此識已
告万天請云今此國吾滅後二百八十年中有
大國王善教三寶此前諸賢悉出于世化導群
品約有千百億後所得法只回一師興大饒益
開甘露門能為首者當菩提達摩爾時達摩
和尚從海東來住于三載梁普通八年丁未之
歲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廣州上舶刺史蕭昂出
迎奏聞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親駕車
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作高
座寺彼謂寺主備靈觀曰汝名靈觀不

靈視曰唯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天有大乘
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讖曰仰觀兩宿[illegible]
依胯捨鉤[illegible]
九烏射盡[illegible]唯有一頭[illegible]
至則不入[illegible]
更假須刀[illegible]逢龍不住[illegible]
過水則逃[illegible]尒時靈觀則以紙筆
錄于記之尒時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
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
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
師曰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是人天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善因非是實相
武帝問如何是實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
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達摩所言變
容不言達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機不契則
潛過江北入于魏邦志公特至帝所問曰我聞
西天僧至今在何所梁武帝曰昨日逆過江向
魏志公曰陛下見之不見逢之不逢梁武帝問
曰此是何人志公對曰此是傳佛心印觀音大
士武帝乃恨之曰見之不見逢之不逢即發中
使趙光文往彼取之志公曰非但趙光文一人
闔國取亦不迴大師自到東京有一僧名神光
昔在洛中久傳莊老年逾四十得遇大師礼事
為師從至小林寺每問於師師並不言說又自
歎曰古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圖像布髮掩泥
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何惜焉時大和十年十
二月九日為求法故立經于夜雪乃齊晉天明
師見問曰汝在雪中立有如何所求耶神光悲

第十張

帝法演而言唯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
云諸佛無上菩提遠劫修行汝以小志而求大
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則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於師前師語神光云諸佛菩薩求法不以
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法亦可在遂
改神光名為慧可又問請和尚安心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心進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覓得豈
是汝心與汝安心竟達摩語慧可曰為汝安心
竟汝今見不慧可言下大悟慧可白和尚今日
乃知一切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遠
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
涅槃岸師云如是如是慧可進曰和尚此法有
文字記錄不達摩曰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大師語諸人言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
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慧可得我骨
者道育得我肉者尼揔持我法至六代陵遲傳
法之人慧可進曰　何故第六代陵遲傳法之
人達摩云為邪法競興亂於正法　我有一
領袈裟傳授與汝慧可白和尚曰法既以心傳
心復無文字用此袈裟何為大師云内授法印
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雖則袈裟不在
法上法亦不在袈裟於中三世諸佛遞相授記
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後代傳法者有禀承
学道者得知宗旨断衆生疑故慧可便頂礼親
事九年盡衣不離左右達摩大師乃而告曰如
来以淨法眼并袈裟付囑大迦葉如是展轉乃
至於我我今付囑汝汝聽吾偈曰　吾本来此土
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師付法已又

祖室卷之一

第十張

生惠可曰吾自到此土六度被人下藥我皆拈
出今此一度更不拈出吾已得人付法命時達
摩領衆雲往禹門千聖寺止得三日時有期城太
守揚衒問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此意
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又問曰唯此一等更有别耶師荅曰
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厭有無亦非耶故不賢
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為祖揚衒又問
曰弟子久在悪業不近知識動生恭敬披小智
慧而生纏縛却成愚惑不得悟道而致於此伏
願師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
師以偈荅曰 亦不覩悪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
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
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聖同躔超然名
之曰祖揚衒作礼唯願和尚久住世間化導群
品師曰吾則去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
我揚衒而問是何人也願師指示當為知之師
曰吾寧往哭終不明焉恐損此人汝若要委聽
吾識曰江槎分玉浪（[illegible]）
管炬開金鎖（[illegible]）五口相共行（[illegible]）
（[illegible]）九十無彼我（[illegible]）
（[illegible]）揚衒而作礼曰且許尊長願善保慶
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入涅槃壽
齡一百五十葬在熊耳吳坂也武帝勑昭明太
子而述祭文滅度後三年魏使宋雲西嶺
為使却迴逢見達摩手攜隻履語宋雲曰汝國
天子已崩宋雲到魏果王已崩遂聞奏後魏第
九主孝莊帝乃開塔唯見一隻履却取歸少林

揚衒奉述

第十五

[illegible]使奏曰武帝自製師碑文代宗皇帝謚号圓
覺大師勅空觀之塔自魏丙辰之歲遷化迄今
壬子歲得四百一十三年矣淨修禪師讚曰
菩提達摩化道無為九年少室六葉宗師 示滅熊
耳隻履歸梁天不虛惠可傳衣
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者是武牢人也姬氏
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家而無慧
子孫自歎矣何聖加衛時後魏第六主孝文帝
永五十五年正月一日夜現光明遍于一宅因
茲有孕產子名曰光光年十五九經通誦至年
三十往龍門香山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
出家已至東京永和寺具戒年三十二却步香
山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夜靜見一神人而
謂光曰當欲受果何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
道不名曰光光因見神現故号為神光至於第
二夜忽然頭痛如裂其師欲與灸之空中有聲
報云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常痛焉師即便止
遂說前事見神之由以白寶靜寶靜曰必是吉
祥也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五峯其隆王斬其相
異矣遂辭師南行得遇達摩豁悟上乘師乃云
一真之法盡可有矣汝善守護勿令斷絕汝傳
信衣各有所表慧可曰有何所表達摩曰內傳
心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而定宗旨不錯謬故
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袈裟不傳法周沙界明
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於後得
道還近千万汝所行道勿輕末學此人迴志便
獲菩提初心菩薩與佛功等汝時可大師得付
法已廣宣流布度諸有情於天平年中後周第
祖[illegible] [illegible]

二主孝閔己卯之歲有一居士不說年幾并有
十四及至礼師不稱姓名云弟子身患風疾請
和尚為弟子懺悔師云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
士曰覔罪不可見師云我今為汝懺悔竟汝今
宜依佛法僧寶居士問但見和尚則知是僧未
審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為法師云是心是佛是心是
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始知罪性不在
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師知是法器
而為剃髮云汝是僧寶宜名僧璨亦受具戒師
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
於我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并賜袈裟以為
法信汝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
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說此偈已告璨曰吾往鄴都
還債便去彼所化導群生得三十四年或在城
市隨處任緣或為人所使事畢却還彼所有智
者每勸之曰和尚是高人莫与他所使師云我
自調心非關他事時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
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說
法集衆頗多法師講下人少辯和怯於師遂往
縣令翟仲侃說之彼邪見道人打破講席翟令
不委事由非理損害而終葬在磁州滏陽東北
七十餘里壽齡一百七歲示于時滅當隋第一
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唐內供奉沙門
法琳撰碑文德宗皇帝諡号大弘禪師大和之
塔自隋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
得三百五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讚曰 三祖碩學
操為堅確 心貫三乘 頂奇五岳 今古麒麟 人間
鸑鷟 斷臂立雪 混而不獨

第三十祖僧璨者即是大隋三祖不知何許
人不得姓字遇可大師得付心法大集群品普
雨正法會中有一沙弥年始十四名道信來礼
師而問師曰如何是佛心師荅曰汝今是什摩
心對曰我今無心師曰汝既無心佛豈有心耶
又問唯願和尚教某甲解脫法門師云誰人縛
汝對曰無人縛師云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
須更求解脫道信言下大悟在師左右八九年
聞後於吉州具戒却歸省覲於師師今付法而
說偈曰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
盡無生　師自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歲
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三百四十年
矣大明孝皇帝謚号智鏡禪師覺寂之塔吳淨
修禪師讚曰　三祖大師　法王真子　語出幽微　心
無彼此　或處山林　或居鄽市　因地花生　栴檀旖旎
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者即唐土四祖姓司馬
氏本居河內遷心蘄州廣濟之所育也得璨大
師心印之後忽於黃梅路上見一小兒年七歲
所出言異師乃問子何姓子荅曰姓非常姓師
曰是何姓子荅是佛性師曰汝勿姓也子荅曰
其姓空故師謂左右曰此子非凡吾滅度二十
年中大作佛事子問曰諸聖從何而證師云廓
然廓然子曰与摩則無聖去也師曰猶有這个
汝緣在師乃付法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性生
大緣与性合　當生不生生　師付法已時當高宗永
徽二年庚戌之歲閏九月四日掩然而滅壽年
七十二葬後一年四月八日塔門無故自開容
貌端然無異常日自茲已後門人更不敢閉至

祖堂集卷二　第十六張　盡

大庭寺中代宗謚号大曆禪師惠靈之塔中書
令太守宜客襄陽公杜正倫撰碑文漸修禪師
讃曰 四祖十四回師解脫 雲世道沵 興慈量闊
永絶彫栄迴祛始末 葉少花多 忍傳衣鉢
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即唐土五祖也姓周氏
本居汝南遷止蘄州黄梅誕生七歲出家事信
大師幼而聰敏事不再問毋懷之時發光通宵
每聞異香身體安泰後乃生育形貌端嚴哲者
覩之云此子闕七種大人之相不及佛也時有
廬行者年三十二從嶺南来礼覲大師大師問
汝從何方而来有何所求行者對曰從新州来
来求作佛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行者云人
則有南北佛性無南北 師云汝作何功徳行者
對云願竭力抱石舂米供養師僧師便許之於
一日一夜舂得一十二石米首末親事經八箇
餘月行者又問曰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汝是
俗人問我此事作什摩對曰世諦即有僧俗道
豈尋人耶師曰汝若如此莫從人覓進曰与摩
即不從外得師曰内亦非大師臨遷化時告衆
云正法難聞盛會希逢是你諸人如許多時在
我身邊若有見處各呈所見莫記吾語我与你
證明時衆中有神秀聞師頻訓告遂揮毫於壁
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
有塵埃師見此偈乃告衆曰是你諸人若依此
偈修行而得解脫衆僧揔念此偈有一童子碓
坊裏念此偈行者曰念什摩童子曰行者未知
第一座造偈呈師大師曰若依此偈修行而得
解脫行者曰某甲不識文字請兄与吾念看我

聞願生佛會有一江州別駕張日用為行者高
聲誦偈行者却請張日用与我書偈書甲有一
个拙見其張日用与他書偈曰身非菩提樹心鏡
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時大師復往視
之揮却了擧顔微笑亦不讃賞心自許牒師又
去碓坊便問行者不易行者米還熟也未對曰
米熟久矣只是未有人簸師去三更則至行者
便習若至三更行者来大師處大師与他改名
号為慧能當時便傳袈裟以為法信如釋迦牟
尼授彌勒記矣
大師便偈曰有情来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行者聞偈歡喜受教奉行師又告云
吾三年方入滅度汝且真行化當損於汝行者
云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云逢懐則止遇會且
藏（懐則州　四則縣）　又問此衣傳不師云後代之人得道
者恒何沙今此信衣至汝則住何以故達摩大
師付囑此衣恐人不信而表聞法豈在衣乎若
傳此衣恐損於物受此衣者命若懸絲況達摩
云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是印此土与汝五人
般若多羅云　菓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此兩句
亦印今時法衣至汝不合付与人　行者奉教便
辭大師大師遂到江邊畀小舡子師自把櫓行
者曰么甲把櫓師云你莫闘我若稱斷是你過
我你若稱斷我則嘱你過江了向行者云你好
去其行者迤邐取向南方矣師經于三日都不
說法至第四日衆人問曰師法嗣何人師云吾
法已往嶺南神秀便問何人得之師云能者則
得衆人良久思惟不見行者數日恐是將法去

也當時七百餘人一齊趁盧行者衆中有一僧
号為慧明趁得大庾嶺上見衣鉢不見行者其
上坐便近前以手提之衣鉢不動便委得自力
薄則入山見行者高處望見行者在石上坐行
者進見明上座便知來奪衣鉢則云和尚分
付衣鉢某甲苦辭不受再三請傳持不可不受
非則將來現在嶺頭上座若要便請將去明上
座云不為衣鉢特為佛法來不知行者辭五祖
時有何密語密意願為我說行者見上座心意
告切便向他說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當
摩思不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上座又
問上來密語密意只有這个為當更有意言行
者云我今明明向汝說則是不密汝若自得自
已面目密却在汝上座問行者在黃梅和尚處
意言如何行者曰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則知
我入門意則印惠能秀在門外汝得入門得些
被衣向後自看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須得人
我今分付汝汝須努力將去十有餘年勿弘吾
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又問當往何
處而堪避難師云逢懷則止遇會且藏慧明云
某甲雖在黃梅剃髮實不得宗乘面目今蒙行
者指授也有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向
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号為道明行者
便云汝若如是我亦如是與汝同在黃梅不異
自當護持道明云行者好向速向嶺南在後大
有僧來趁行者道明又問宜往何處行者云遇
蒙則住逢衣即止道明敬仰之心辭行者便迴
向北去至于虔州果然見五十餘僧來尋盧行

者道明向衆云大庾嶺頭懐化鎮五六日尋作
無問諸門律並向北尋覓行者言不見此色諸
人却廻道明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年後歸蒙
山修行凡徒弟盡教過嶺南六祖處又令蒙山
靈塔現在大師付法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
申之歲二月十六日滅度春秋七十四代宗謚
号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上元壬申歲遷化迄
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八十年矣淨修
禪師讃曰五祖七歲　洞達言前　石牛吐霧　木馬
含煙　身心恒寂　理事俱玄　無情無種　千年万年
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即唐土六祖俗姓盧新州
人也父名行瑫本貫范陽移居新州父早亡母
親在孤艱辛貧乏能市買柴供給偶一日買柴
次有客姓安名道誠欲買能柴其價相當送將
至店道誠与他柴價錢惠能得錢却出門前忽
聞道誠念金剛經惠能亦聞心開便悟惠能遂
問郎官此是何經道誠云此是金剛經惠能云
從何而来讀此經典道誠云我於蘄州黃梅縣
東憑母山礼拜第五祖弘忍大師今現在彼山
說法門人一千餘衆我於此處聽受大師勸道
俗受持此經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黃梅山礼拜五祖
惠能報云緣有老母家乏欠闕如何抛母無人
供給其道誠遂与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
粮便令惠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師惠能領得其
銀分付安排老母訖便辭母親不經一月餘日
則到黃梅縣東憑母山礼拜五祖五祖問汝從
何方而来有何所求惠能答云從新州未来求作

佛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對云人即有南北
佛性即無南北師曰新州乃獦獠寧有佛性耶
對曰如來藏性遍於螻蟻豈獨於獦獠而無哉
師云汝既有佛性何求我意百深奇其言不復
更問自此得之心印既承衣法遂時遯容後隱
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至儀鳳元年正月八
日南海縣制旨寺遇印宗印宗出寺迎接歸寺
裏安下印宗是講經論僧也有一日正講經風
雨猛動 見其幡動法師問衆風動也幡動也
一个云風動一个云幡動各自相爭就講主證
明講主斷不得却請行者斷行者云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講主云是什麼物動行者云仁者自
心動從此印宗廻席座位正月十五日剃頭二
月八日於法性寺請智光律師受戒戒壇是宋
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置也當云後有肉身菩
薩於此受戒梁末有真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
樹云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說法
師果然於此樹下演無上乘至明年二月三日
便辭去曹溪寶林寺說法化道度無量衆師以
一味法雨普潤學徒信衣不傳心珠洞付得道
之者若恒河沙遍滿諸方落落星布時神龍元
年正月十五日則天孝和皇帝詔大師六朕度
誠慕道渴仰禪門詔諸山禪師集內道場安秀
二德宗為僧首朕每諮求法再三皆推云南方
有能和尚受忍大師記傳達摩衣為信頓悟上
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衆生即心
是佛朕聞如來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如是
相傳至於達摩教被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絕

師旣稟受亦有信衣可赴京師說化緇俗歸依
天人瞻仰故發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降至大
師表曰沙門惠能生自邊方長而慕道叨承忍
大師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缽受東山佛心伏
奉天恩發中使薛簡詔惠能入內惠能久處山
林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萬邦育養蒼
生仁慈黎庶恩吉弥天欽仰擇門恕惠能居山
養疾修持道業上答皇恩及諸王太子謹奉表
陳謝以聞擇沙門惠能頓首頓首謹言時中使
薛簡啓師云京城禪師大德教人要假坐禪然
方得道師云由心悟道豈在坐也故經云若有
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行邪道不
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
如來諸法空故即是如來畢竟無得無證豈況
坐耶薛簡曰弟子至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尚
指受心要傳奏聖人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
照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闇
明闇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
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
慧闇喻煩惱學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
惱何得出離師云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故
以智慧照煩惱者是二乘人見解有智之人悉
不如此薛簡曰何者是大乘人見解師云涅槃
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別
無別之性即是實性處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
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
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而不變
名之曰道簡曰師也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說

祖壇卷壹 第十張 芙

不生不滅師云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
猶不滅我說不生不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
以不同外道中使欲得心要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時薛簡
聞師所說豁然便悟礼師數拜曰弟子今日始
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謂太遠今日始知至
道不遠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觸目菩
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慮無造無
作無住無為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變易不被
諸境所遷中使礼辭大師遂持表至京時當神
龍元年五月八日後至九月三日迴詔曰師辭
老病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粟
闡知大教傳諸佛心談不二之法杜口毗耶聲
聞被呵菩薩辭退師若如此薛簡傳師指教受
如來知見一切善惡都莫思惟自然得入心體湛
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積善餘慶宿種福田值師
之出世頓悟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
修行永永不朽奉磨衲袈裟一領金鉢一口供
養大師其後勑下賜寺額重興寺及新州古宅
造國恩寺師每告諸善知識曰汝等諸人自心
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
生万種法故經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
種法滅汝等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
昧者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
不取不捨不念利益不念散壞自然安樂故因
此名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
坐卧皆一直心即是道場即是淨土此之名為
一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故心相三昧亦復

如是我說法時猶如普雨汝有佛性如地中種
若遇法雨各得滋長取吾語者決證菩提依吾
行者定證聖果吾今不傳此衣者以為衆信心
不疑惑普付心要各隨所化昔吾師有言從吾
後若受此衣命如懸絲吾以道化不可損汝汝
受吾法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
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此偈已乃告衆曰其
性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莫觀
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亦無可取汝各努力隨
緣好去有人問曰黃梅意旨何人得師云會佛
法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也無師云我不得僧曰
和尚為什摩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雲大師拈
問龍花佛法有何過祖師不肯會花云向上人
分上合作摩生進曰向上人事如何花云天及地
覆龍花却問雲大師大師云一翳不除出身無
路進曰除得一翳底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雲
大師云橫眠直卧有何妨六祖見僧竪起拂子
云還見摩對云見祖師拋向背後云見摩對云
見師云身前見身後見對云見時不說前後師
云如是如是此是妙空三昧有人拈問招慶曺
溪竪起拂子意旨如何慶云忽有人迴杪柄到
汝作摩生學人掩耳云和尚慶便打之尒時大
師住世說法四十年先天元年七月六日忽然
命弟子於新州故宅建塔一所二年七月一日
別諸門人吾當進途歸新州矣大衆緇俗啼泣
留連大師大師不納曰諸佛出世現般涅槃尚
不能違其宿命況吾未能變易分段之報必然
之至當有所在耳門人問師師歸新州早晚却

迴師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問其法付誰師云
有道者得無心者得又曰吾滅度後七十年末
有二菩薩從東而來一在家菩薩同出興化重
修我伽藍再建我宗旨師言訖便往新州國恩
寺飾食訖敷坐被衣儼然異香滿室白虹屬地
奄而遷化八月三日矣春秋七十六當先天二
年達摩大師傳袈裟一領是七條屈眴布青黑
色碧絹爲裏幷鉢一口中宗勅謚大鑑禪師元
和靈照之塔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
子歲得二百三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讚曰 師造
黃梅 得旨南來 異國幡義 大震法雷 道明遑迴
神秀遲迴 衣雖不付 天下花開
祖堂集卷第二